

女阴崇拜 ——纵目人考

广西／胡仲实

我国的古籍里，常见有“一目人”、“三目人”和“纵目人”的记载。见诸《山海经》者，如：

《海外西经》：一臂国在其北，一臂一目，一鼻孔。有黄马虎文，一目而一手。

奇肱之国，在其北，其人一臂三目，有阴有阳，乘文马。

《海外北经》：一目国在其东。一目中其面而居，一曰有手足。

深目国在其东，为人举一手一目，在共工台东。

《海内北经》：鬼国在貳负之尸北，为物人面而一目。秣，其为物人身黑首而纵目。

又，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载：

蜀侯蚕丛，其目纵，始称王。死，作石棺石槨，国人从之。故俗以石棺石槨为纵目冢也。

不仅有三目人，而且还有三目神。如《楚辞·招魂》云：

土伯九约，其角觺觺些；敦肤血拇，逐人𩑦𩑦些；参（三）目虎首，其身吞牛些。

土伯的三目虎首，具有图腾神的性质。同一类型的神，还有广西壮族民间信奉的雷王。雷王形象为人身鸟首，背生双翅，额有三目。（见柳州龙潭公园雷塘附近雷神庙内之塑象。）至于人形的三目神，则有传说中之杨戩、哪吒、闻仲、灵官……大谅山

彝族所奉之马王、昆明两担石所奉之苗王……等。

古籍中所说的一目、三目和纵目，名称虽异，其实就是一个概念，指的是同一事象。一目，系指其脑门顶上的那只纵目而言；三目，则连带兼指纵目下的两只横眼。它不仅见诸古籍，而且还当作一代古人的形体标志，在一些兄弟民族的“古歌”中，长期流传。如彝族古歌《查姆》，就有独眼人的传说：

人类最早的那一代，他们的名字叫拉爹，他们只有一只眼，独眼生在脑门心。拉爹下的一代，名字叫拉拖。他们有两只直眼，两只直眼朝上生。拉拖的后一代，名字叫拉文，他们有两只横眼，两眼平平朝后长。拉文是我们的祖先，最早的拉文是两兄妹，他们的名字叫阿朴独姆，阿朴独姆西是他们的子孙。（王光荣《彝族歌谣探微》）

问题不在于有无三目人的存在，而在于三目人中他们的那三只眼睛是怎样产生的，是天生的呢？还是人工做成的？为什么要这样，在当时，它意味着什么？从现在一些尚不完整的资料来看，我认为，它产生于古代的女阴崇拜，是对女阴的直接摹拟，并雕刻于脑门上的，其目的，是便于天上的精灵进入人体，也就是说，它渊源于古代的生殖崇拜中之一一种原始巫术。

这种巫术，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古代巫教里，还可以看到它残存的一些影响。如流传在湖南湘西地区的梅山教，其“祀梅山”的法事中，就保留有这种巫术的痕迹。梅山教里的梅山娘娘，是一位全身裸露，女阴朝天的倒立形象。祭祀时，且有许多淫词艳语属于挑逗的歌唱与表演。据说：“不如此，则神不喜”。

这种全身裸露，女阴朝天的倒立姿势，在举行宗教仪式时，偶一为之，也未尝不可，但不能长期坚持，为了便于人们的生活与劳动，古代的巫师们，便想出了一个别额的主意，即在额头上划开一道口子，人工地做出一个女阴的形象来，以利天人之间的感应，从而形成一种宗教习俗。我国古代的“雕题”人，就是以

这种宗教习俗而著称的。《礼记·王制》：“南方之蛮，曰雕题、交趾”。雕题，王逸注：雕，画也；题，额也。交趾，《汉书·南蛮传》云：“其俗：男女同川而浴，故曰交趾”。这是汉代人的记述与解释。汉以前，交趾当为男女交接之象，与雕题互证，指的是古代一些以生殖崇拜为特点的南方民族。雕题什么图案，《礼记》没说，但从海南岛黎族妇女古代有文阴的习俗来看，雕题女阴是完全可能的。

海南岛黎族妇女古代文阴之俗，据徐一青、张鹤仙《信念与活史：文身世界》引一位黎族同胞的话说：

某黎人语予，湮面文身之事，古有定制，不仅图有定形，谱有法则，即施术时间及受术者的年龄亦有规定。如女子十二、三岁时，无湮面部；十六、七岁时已出嫁者，则湮胸部。二十许时，为丈夫所溺爱者，则为之湮私处。

私处，即阴部，它是专门为了吸引男性而施的一种文身术。

为了湮阴，必先去毛；而去毛本身在古代也是一种性成熟的标志。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种医书中，就保存有古代去阴毛的药方。其法：

一曰：煎白罌（嬰）丘（蚯）引（蚓）、鼈智（姁）蛛圈（网）及苦瓠，而醉（滓）铁，即以汁敷之。

一曰：以五月拔，而以称醴傅之。

广西三江侗族为“求子祭”“送花歌”里，也有“腊罗点文鸟底斗，妹努拜扫蕊春溜”的唱词，蕊，即女阴，春溜侗语为脱毛的意思，这里所说的脱毛，也是一种吸引异性的手段。至于在古代如何形象地表现这一点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若从海南岛黎族妇女古代的文阴习俗来看，这种文饰部位自上而下的位移，以及由公开趋向隐蔽，显然是与当时婚制婚俗的演变密切相关连的。一般来说，雕题（文额）的习俗，成行于

“民知有母，而不知其父”的群婚时代，而文阴的习俗，则是群婚演变为个体婚后的产物。也许由于这一演变，于是原来的雕题（文额），也就逐步为一种文面饰所代替了。

这种文面饰的演变，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身饰中，仍然可以看到它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，不过图案已有所改变而已。

《唐书·南蛮俗》载：“云南徼外三千里，有文面濮，俗绣面，而以青湮之”。《太平广记》卷482云：“今南中有绣面僚子，盖雕题之遗俗也。”李思训《百夷传》：“东里（人），亦谓之小百夷，其俗刺额、黑齿、剪发，状如头陀。”天启《滇志》记叙光头百夷时说：“盖习东里之俗，额上刺月牙，所说雕题也。”又，陆次云《洞溪纤志》说：“哀牢夷，其人有数种，有刺面者，曰绣面蛮，有刺足者，曰花脚蛮。……八百媳妇，刺花乌于眉间以为饰”。月牙，与女阴图形近似，花乌显系女阴图形的直接演变。因为在古代，花是象征女阴或女性的，而鸟则象征男阳与男性。鸟栖花上，亦暗喻两性的交接。由于这种额部图案的历史变化，古代的女阴崇拜和巫术，也就逐步被人遗忘以致把古代的雕题女阴，误认为真的天眼，从而讹传而成一目、三目和纵目人的传说。

造成这种历史误会的原因，不仅因为女人雕题女阴，同时也由于男人亦同施此术。这是因为大家都不懂得生殖的道理，都误认为人类的生育现象乃天神所赐，于是男人们也在自己的额头上划开道口子，再经过巫术，便认为可以象女人一样生男育女了，于是产生了男子生子的传说。见诸文女物者，如在新疆呼图壁县天山的岩壁图中，其最左侧的狂欢图里，就画有两个挺着巨大生殖器的男子，其胸腹间，便各画有一个小儿的头像，显系男人怀孕的幻想。无独有偶，在《周易》的卦爻辞里，也有类似的记载，如《姤》之“九五”，其爻辞云：“以杞包瓜，含章，有陨自天”。杞，柳属，包，裹也。章，通彰，著也。瓜为孕妇之象，引

伸可为子息。全句的意思，翻译成现代汉语，是说：从柳树里结出一个大瓜来，明明白白地，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。与天山岩壁画里的图像，暗相吻合。此外，古代的壮族民间，还存在有“产翁”的习俗，也是这一传说的朦胧回忆。据《太平广记》卷四八三引《南楚新闻》云：“越俗，其妻或诞生，经三日，便澡身于溪河，返，具糜以饷婿。婿拥衾抱雏，坐于寝榻，称为产翁。”《桂海虞衡志》亦云：“僚妇生子即出，夫惫卧如乳妇，不谨则病，其妻乃无苦。”清袁子才的《子不语》中亦有同样的记载，云：“广西太平府（今大新县），僚妇生子，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，其夫拥衾抱子，坐于寝榻，卧起饮食，皆须其扶持之，……名曰产翁。”古骆越人和僚人均为雕题人的后裔。产翁之额必然雕刻，这也是十分自然的。又，古有雕题国，据《山海经·海内南经》载：“伯虑国，离耳国、雕题国、北胸国皆在郁水南”。与产翁之俗流行地区暗合，是产翁之额亦雕刻有女阴之明证，从而也形象地说明了雕题与生殖之间的某种宗教联系。

后来，随着人们对生殖现象的逐步理解，原来额头上的雕刻，遂失去其原始的宗教意义，也相应地变为一文额的头饰；有些民族，还在剔开的皮肉内埋下一颗黑珠，于是早期的女阴图象，似乎真的变成第三只眼了。据卫聚贤1943年在《说文月刊》3卷九期所发表的题为《二郎》的文章中说：

纵目在现在西藏及不丹尚有。光绪三十年左右，成都有人看见有二十几个三只眼人，从西藏到北京去朝贡。路过成都，被人围观。详察正中额上的一只眼，非真的眼睛，系于幼时以刀刻划其额为一小直孔，含以黑珠，长大了珠含肉内，肉缝裂开恰似竖立的一眼只睛。

（转引自萧兵《中国文化精华》）

由于这一“发明创造”，遂使一目人、三目人和纵目人这一千古之谜，更加令人迷惑难解了。